

0 往来

医者“舞”心：印度妹纸的“什锦”style

实习生 金鹭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把菜花、土豆、豆角、胡萝卜等切成大小不等的块，放在一起清炒，最后放入咖喱进行调味，就能做成一道经典印度菜‘什锦咖喱鲜蔬’啦。”初次见面，女孩Krishna便热情地向笔者普及印度菜，举手投足间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不言而喻。

医学留学生、舞者、舞蹈编导、瑜伽师、画家……恰如这道什锦菜一般，Krishna的身上混合着多重身份，她用独具特色的嗓音和丰富的肢体动作，将她的故事娓娓道来。

他乡寻梦，重拾妙手仁心

Krishna来自印度，是宁波大学医学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在印度，能够成为医生是一件令整个家族感到荣耀和骄傲的事，但要想考进医学院绝非易事。自五岁起，要强的Krishna就将医生作为了她未来的职业目标。“我能成为一名医生完全归功于我的奶奶。”Krishna说，“当所有人嘲笑我异想天开时，只有奶奶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给我鼓励。”而世事难料，这位爱她、疼她的奶奶却早早因病去世，这场家庭变故让Krishna痛苦不已，也更加坚定了她当医生的决心。

经过十余年刻苦的学习，Krishna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印度当地的医学考试，但高昂的学费、稀少的名额依旧把她拦在了医学院的大门之外。“印度公立医学院提供的入学名额远远少于想学医的学生人数，不少名额还专为少数民族预留，加剧了竞争。”Krishna告诉笔者，“而私立大学的学费简直是天文数字，像我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眼看多年梦想就要化为泡影，中国的大学向她抛来了橄榄枝，为她敞开了大门。在中介的牵线搭桥之下，Krishna顺利进入宁波大学就读，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医学院教室。

来到中国后，Krishna欣喜地发现，这里的医学院基础设施非常



图为身着印度传统服饰的Krishna。(受访者供图)

好，技术水平也很强。“我在这里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感受到了医学的博大精深。”Krishna说。

舞动青春，绽放异域之美

“如果说从医是我的事业追求，那舞蹈就是我的人生。”Krishna说。一双灵动的双眼，婀娜的身姿、遍布四肢的汉娜彩绘无一不表明着Krishna舞者的身份。自三岁起，她便跟随做舞蹈教师的母亲到各地演出，年幼时的她就显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无论是印度古典舞、民间舞还是宝莱坞舞蹈，她都游刃有余。“我母亲在印度和沙

特阿拉伯都开设了舞蹈工作室，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两地跑，接触了不同的人，也积累了不少舞台经验。”Krishna说。

多年的经验、过人的天赋，使得Krishna将自身与舞蹈和音乐融为一体。每当音乐响起，她都能在节奏的韵律之下自由起舞，无需事先编排。“在印度，我参加了四场大学生即兴舞蹈大赛，连续四年获得了冠军。”Krishna骄傲地说。对于她来说，音乐就是她舞蹈的灵感来源，无论是舒缓的曲调还是节奏明快的流行乐，她都能找到合适的舞步与之搭配。

初到宁波大学，Krishna便在学校文化节上以一支出印度古典舞

“婆罗多舞”红遍全校。舞台上的她头披纱巾，额贴贝壳，眉心点着朱砂，如仙女下凡，短短4分钟内便展示了50多个动作，手眼身法千变万化，极其细腻。随后，一支名叫“宝莱坞女孩”的舞蹈队在Krishna的牵头下成立了，舞队共有14名印度女学生，个个是“舞林高手”。“我对我的队员们十分严格，每次排练我都会让她们一遍一遍地练习，直到满意为止。”Krishna说。在她的组织之下，“宝莱坞女孩”登上了校内校外的各大舞台，甚至远赴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进行演出，传播了独特的印度文化。

“相比于中国舞蹈，印度舞讲究用夸张的面部表情和丰富的手部动作，结合华丽的服饰和化妆，通过肢体语言来传情达意。”Krishna说，“这种变化万千的姿势可以代表人的七情六欲，甚至可以代表自然景物和自然现象。”一边说着，她一边做出了喜怒哀乐的表情，一颦一笑间表现了万千异域风情。

放眼未来，传递印度文化

如今，Krishna已经在宁波度

过了四个年头。“宁波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大家对我十分友善，为我提供各种帮助。”Krishna说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Krishna还在努力地学习中文。“来宁波之后，我更喜欢吃中国菜了，每次跟我朋友出去，我都会强烈要求去中国馆子，我们甚至还为此拌了嘴。”Krishna笑着说。

谈及未来，离乡四年的Krishna第一次流露出了茫然、不知所措的情绪。“接下来两年，我们将选择医学专业方向，心脏科、妇科还是脑科，我还没有想好。”Krishna说。“不管选择哪个方向，我都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钻研，这也意味着我将牺牲宝贵的课余时间。如果不让我跳舞，我也许会疯掉。”

而毕业后的去留问题也令Krishna纠结不已，“在宁波毕业后，若我想回印度当医生，还需回国参加一项专为留学生设置的医学学历水平测试，通过后才能获得执业资格。这项测试的难度非常大，通常五个人里只有一人能够通过。”话至此，Krishna的语调略显忧郁。“而在中国，由于语言障碍的存在，我能获得的实践知识和



临床经验还很少，可能很难在大医院里任职。”

而对中印两国文化的热爱使得Krishna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何不在宁波自主创业，开一家具有印度特色，囊括印度医学、舞蹈课程、瑜伽等内容的一体化休闲中心呢？届时，人们也许能在一家休闲中心内，忘却一切烦恼，身着印度传统服饰，品尝着传统的咖喱饭，享受阿育吠陀理疗、按摩，感受瑜伽给身体带来的舒缓……

开放



医学留学生、舞者、瑜伽师、画家……恰如什锦菜，Krishna的身上混合着多重身份，她用独具特色的嗓音和丰富的肢体动作，将她的故事娓娓道来

制图：郑勇

我在坦桑尼亚支教



图为在坦桑尼亚课堂上的刘丽鹏。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HAKUNA MATATA (没问题)!《狮子王》的忠粉对这句话一定不陌生。电影中，蓬蓬和丁满载歌载舞地告诉小狮子辛巴，要享受生活，一切问题都会过去，一切都会“HAKUNA MATATA!”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其实来自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它同时也是非洲人的口头

禅，象征热情、乐观、生机勃勃。

今年春节期间，宁波诺丁汉大学大四女生刘丽鹏独自踏上了非洲坦桑尼亚的英语支教之旅。此行的终点是赤道附近，位于非洲屋脊山下的Mnini中学。在那里，她用五周的时间，走进了一群操着斯瓦希里语的孩子的世界。从本期起，本版将节选她的支教日记，原汁原味展示宁波“95后”女孩眼中的坦

桑尼亚。

1月10日周二·起落安妥

这趟是逐日之旅，从上海出发，黑夜到清晨，逆着地球顺时针自转的方向，向西南而飞。人生如此多了几小时，也是奇妙。

到达卡塔尔是凌晨五点半，看着机翼划破暗色的厚重的日出，斑

驳下透出一点点明亮，美到惊心，这里可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呢。

闲聊时发现，邻座的中年大叔是坦桑尼亚工作的商人，正好是妈妈的家乡。远在他乡分亲，他反复叮嘱我好女孩不会晚上才回家，在非洲一定不要单独出行，我频频点头。

18:15，转机去乞力马扎罗区。这趟中转从卡塔尔到坦桑尼亚

东部首都，从波斯湾到红海，一路途经海岸、沙漠、山脊、海洋、绿洲。万米以下，窗口外的整片沙漠清晰可见，山脊纵横。黄土横亘间，我在想，自然在造就沙尘和土坯的同时，为何不把水源和绿洲也带给这片土地。飞行至万米以上，云朵点点好似撕碎的棉花糖，陆地若隐若现，成为棉花朵朵疏漏下的分布，绿洲已经成为惊喜。

然而放眼望去，是圆弧的边界，视角是圆的，地球也是圆的。

出了机场，小伙伴们还没来接我，连不上机场WiFi的我也联系不上任何人，直觉告诉我们他们还在路上。“No hurry in Africa. (在非洲没什么着急事)”机场保安看我进进出出很是焦急耐心地宽慰我，我小心翼翼地拿出苹果手机请他给我分享网络热点联系人报平安，他毫不犹豫地帮我连上了，同时很惊讶，告诉我非洲最有钱的人们才会用苹果手机，让我公众场合千万要保管好，我吓得连连点头。

不一会儿，便看到接机的项目负责人Gea、司机和两位中国小伙伴，给了他们一个热情的亲人般的拥抱，驱车近一个小时便顺利被接机入住。小伙伴们把最大最好的带浴室四人间让给了唯一的女生——我。晚上吃了莫希小镇当地人均30元人民币就能吃撑的手抓烤羊肉，羊很瘦，肉质异常韧性鲜美。

1月11日周三·校园初探

当地人晚上会聚集在唯一有电视的酒吧看球，疯狂呐喊唱歌，有趣的是，每到点球大战就跳闸断电，引来人们阵阵谩骂。

这里，植被覆盖异常丰富，有楼房高的香蕉树，芒果树、菠萝蜜树遍地都是，但是马路上全是黄土和扬尘。出发前我问翰韬（吉林

大学非洲志愿者）是不是不用带化妆品了，他毫不客气地说：“你化妆给谁看啊，出门，脸一抹，一脸灰……”现在总算明白了，路上扬尘真的很大，呼一口气全是土，扎扎实实的土。

坐着小车，摇摇晃晃去Sisina watoto(斯瓦希里语，我们和孩子的意思)项目学校的路上，几乎是绕着乞力马扎罗山在开，肉眼可见山顶，5895米的非洲屋脊，顿生敬意，心诚则灵啊。还好出门前没吃早饭，晃得不行。

Moshi小镇的马路上随处可见牛羊，大都精瘦矫健，小镇原住民对中国入特别热情，会特意摇下车窗或停下脚步，和你说斯瓦希里语“Mambo (斯瓦希里语，你好)”或Jambo (斯瓦希里语，你好)”并握手，小朋友们会从教室里探出头憨憨地笑或招手。支教项目学校Mnini secondary school在乞力马扎罗山山腰延伸段，要在这里给Form2(相当于中国初三)的黑人学生教五周的英语课程。

学校群树环绕，学生们体育课砍柴，妈妈们做早茶、饼和玉米面混合物给我们当早餐。学校在课后举行了浩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害羞又新奇，穿不同颜色的校服区分年级和性别，校长说我是第一位来这里支教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女生，孩子们会非常喜欢我的。于是在国旗下招手说“你们好！”，引得孩子们阵阵欢笑。

(特别鸣谢：宁波诺丁汉大学胡敏)

